



鳴鏑風雲錄

肆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48

鳴鏑風雲錄

肆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鸣镝风云录/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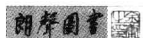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7-0

I. ①鸣…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73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55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八十二回	铸错难翻悲失足 忤情何不早回头	1221
第八十三回	输他覆雨翻云手 愧负嘘寒问暖心	1235
第八十四回	深情依旧铭心版 邪毒犹如附骨疽	1249
第八十五回	恶斗华堂惊大吏 潜踪幽谷觅佳人	1263
第八十六回	太息难圆鸳侣梦 何堪惆怅故园情	1279
第八十七回	虽同患难非良伴 莫测高深暂结盟	1291
第八十八回	点破迷蒙消隐患 似曾相识惹疑猜	1303
第八十九回	医馆诡谋嗟鬼蜮 太湖喜见赛华佗	1317
第九十回	避世只缘曾失足 忤情何不再回头	1331
第九十一回	生死茫茫忧故友 恩仇惘惘念新知	1343
第九十二回	一战群雄驱巨盗 重来少侠入苗疆	1357
第九十三回	识破鬼胎终反目 智擒贼子讯奸谋	1371
第九十四回	深入苗疆寻爱侣 误投罗网醉奇花	1383

第九十五回	无义亲姑萌恶念 有情蛮女护檀郎	1397
第九十六回	痴男怨女成佳偶 异丐奇人逐恶魔	1411
第九十七回	惊见荒原来玉女 相逢陌路斗强仇	1427
第九十八回	镜破钗分怜弱息 珠还璧合庆团圆	1441
第九十九回	强中更遇强中手 恶人自有恶人磨	1455
第一〇〇回	联手二奸施毒计 伤心一曲寄深情	1467
第一〇一回	廿年方洒坟前泪 万事无如劫后哀	1483
第一〇二回	往事堪嗟怀玉女 余威犹足退凶徒	1497
第一〇三回	忤情长有飘鸾恨 历劫空余解珮哀	1511
第一〇四回	惘惘幽情埋旧地 重重恨事走天涯	1527
第一〇五回	甘愿幽居陪玉女 却从何处觅檀郎	1539
第一〇六回	力抗强仇挥宝伞 肯令胡马践神州	1551
第一〇七回	化解毒功驱恶客 且凭秘笈作冰人	1565
第一〇八回	惊见小城潜巨寇 喜斟旨酒撮良缘	1577

第八十二回 铸错难翻悲失足 忤情何不早回头

原来任红绡控制不了心情的激动，一踏进房门，见着她们，眼泪就不禁簌簌而下。

奚玉瑾大吃一惊，笑道：“是那百合龙涎香找不着吗？找不着也就算了。”当然她知道决不会是这样的小事情，但也只能这样试探问她。

任红绡摇了摇头，说道：“不是的。但我也不知要怎样说才好。”

宫锦云替她抹了眼泪，笑道：“什么事这样伤心，好妹子，那你就先歇一歇，定下心来再说吧。”

任红绡道：“不，不，不能耽搁了。宫姐姐，你快走！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奚玉瑾、宫锦云又惊又喜，她们正不知道如何才能劝得动任红绡帮忙她们的，想不到任红绡一回来就说出这个话。

宫锦云喜道：“实不相瞒，我早就想走的。但——”

任红绡道：“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送你走，奚姐姐，你——”

奚玉瑾一咬牙龈，说道：“我和你们一起走。”

任红绡道：“对，你的丈夫……好啦，好啦，不说了，快走吧。”

奚玉瑾心头一震，“啊，听她这么说，大概她已经知道龙生的事？”

三人悄悄从园子逃走，到了山上，宫锦云道：“好妹子，多谢

你了，你回去吧。”

任红绡道：“我不回去了。”

奚玉瑾道：“你爹不怪责你吗？”

任红绡道：“我不理他怪不怪责，我也不再再见他了。”

宫锦云大惊道：“为什么？”

任红绡道：“公孙璞就在这树林子里，他们要去害他，咱们可得赶快找着公孙璞！”她没有说“他们”是谁，不过宫锦云和奚玉瑾亦已是明白的了。

公孙璞在密林深处生起一堆野火，等到三更过后，未见辛龙生来到，正自心焦。只听得树叶沙沙作响，辛龙生走出来笑道：“公孙大哥，小弟给你报喜来啦！”

公孙璞道：“你见着宫姑娘了？有办法救她吗？”

辛龙生道：“她已经出来了！”

公孙璞欢喜得跳了起来，连忙问道：“她在哪里？”

辛龙生笑道：“瞧你欢喜得这个样，不用心急，你就可以见着她了。我告诉你吧。玉瑾和她约好，三更时候出来，在林子西面一条山涧旁边等你。玉瑾叫我来通知你的。”

辛龙生还怕公孙璞不信，接着解释道：“宫姑娘和内子同室，这是我和她们预先约好的。但我可不方便和她们一同出来，只有各走各的。”

公孙璞听说宫锦云已经脱险，等着和他见面，心中大喜过望，哪里还会仔细推敲这些细节，忙道：“辛兄，多谢你了。那就赶快走吧，麻烦你给我带路。”

辛龙生暗呼得计，说道：“你瞧那边不是一片松林吗？松林里有个草坪，她们就在那里，咱们抄个捷径，从这边走。”

公孙璞恨不得插翼飞去，不知不觉走在前头。但辛龙生也是有意落在他的后面。

不知不觉走到一处险地，那是悬崖旁边的一条羊肠小道，山石上长满苔藓，悬岩下是石笋嶙峋的幽谷。

辛龙生走近悬崖，心头不禁砰砰乱跳，耳边响起完颜豪刚才对

他说的话：“到了悬崖旁边，你跟在他背后，出其不意的一掌将他推下去，那就更利落干净，比点他的穴道还更省事了！”

他毕竟曾经在过文逸凡门下多年，良知未曾尽泯，越走近心跳越剧烈，想道：“我用这样的手段害了他，太狠毒了吧？”但随即又想：“完颜豪和任天吾是串通了的，且莫说完颜豪对我会有好处，若不依从他的说话，只怕任天吾也不能放过我。唉，我如今已是骑上虎背，不干也不行了！”

公孙璞发觉自己走得太快，一面放慢脚步，一面说道：“苔深路滑，辛兄小心！”正要等他上来，扶他过去。辛龙生已是到了他的背后，说道：“多谢吾兄关心，山路小弟是走惯了的。兄台不用为小弟担忧。”口中说话，中指突然伸出，一下子就点了公孙璞背心的“风府穴”。这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武功平常的人，给点着这个穴道立即气绝而亡。武功高明之士，不死也得全身麻软，难以动弹。

公孙璞身形连晃，好像风中之烛，摇摇欲坠，但却并没有跌下悬崖。事情来得太过突然，一时间他还未清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骤吃一惊之下，回过头来，茫然问道：“辛兄，你干什么？”

原来辛龙生到了最后关头，究竟狠不起心肠将他推下去，是以只是点了他的穴道。他料想以公孙璞的武功，这一下点穴不至于就要了他的性命，但却可以轻易的制服他了。他是这样想的：“宁可让给完颜豪杀他，我的罪过也小一点。”但他出指之际，心跳得十分厉害，指头也就不禁微微颤抖。穴道是点个正着了，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公孙璞只是晃了几晃，就站稳了。

公孙璞回头来，茫然问道：“辛兄，你干什么？”

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人冷冷说道：“对啦，这句话我也正想问你，辛龙生，你干什么？干吗不将他杀了？”

这人不是别个，正是埋伏在悬崖上方的完颜豪。

完颜豪一跃而下，手上拿着一柄明晃晃的短剑。口中说话，手上的短剑已是倏地向公孙璞胸口刺来。

公孙璞呆了一呆，完颜豪的话他是听得清清楚楚了，一时间他还未敢相信这是事实。“什么，辛龙生竟要杀我？”心念未已，只

觉冷气沁肌，胸口飕飕飒的好似有点疼痛。原来完颜豪那柄短剑已是划破他的衣裳，在他的胸口划开了一道伤口了！

幸而武功高明之士骤然碰到生命的危险，御敌乃是出于本能。就在完颜豪的短剑正要刺进去的时候，公孙璞一个吞胸吸腹，脚步不动，身躯已是挪后一寸。立即使出近身搏斗的小擒拿手法，左掌拍出，右手三指，疾扣完颜豪持剑的手腕。

完颜豪也是矫捷非常，一剑未能刺着要害，已是料到对方必然反击，剑锋一转，侧刺公孙璞肋下的气愈穴。但公孙璞那一掌他却是无法躲闪，只能出左掌硬接了一招。

双抓相交，“乒”的一声，公孙璞连退三步，身形摇摇晃晃，一足已是踏出悬崖。完颜豪亦是退出两步，虎口一阵酸麻。他没有给抓着脉门，但却给对方的指尖触着。

完颜豪又惊又喜，惊的是公孙璞被辛龙生点了穴道，居然还有如此功力；喜的是他的功力毕竟减了几分。完颜豪一声长啸叫道：“任老先生。快来！”回过头来，又喝道：“辛龙生，你还不快上！”

公孙璞撑开玄铁宝伞，刚好迎上完颜豪扑过来的一招“白虹贯日”，短剑刺在伞上，只听得“当”的一声，火花四溅！完颜豪这柄短剑乃是削铁如泥吹毛立断的宝剑，但碰着了玄铁宝伞，却也损了一个缺口。公孙璞挥舞玄铁宝伞，逐步离开悬崖。

说时迟，那时快，辛龙生拔剑出鞘，亦已来到。公孙璞惊骇之极，叫道：“辛龙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完颜豪冷笑道：“他当然知道，否则岂能与我联手杀你。咄，动手呀，还不动手？”

公孙璞道：“你既然知道他是什么人，你是文大侠的掌门弟子，为何与金国的贝子联手害我性命？”

辛龙生刷的一剑刺出，说道：“你的岳父囚禁我的姑姑，你知不知道？”他抓着这个借口，似乎“理直气壮”了些，可也不敢面对公孙璞的目光。

公孙璞道：“即使真有此事，黑风岛主囚了你的姑姑，那又与我何关？”

辛龙生道：“你是他的女婿，怎说无关？”公孙璞大怒道：“亏

你是文大侠的掌门弟子，如此糊涂！无论如何，你怎能害我性命，何况是和敌人联手？”

完颜豪哈哈笑道：“你怎知我们是敌人，我们早已是好朋友了。”

辛龙生道：“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公孙璞，我不杀你，已经是很对得住你啦！”

公孙璞到底是个忠厚的人，听他这么说，想道：“不错，他刚才在我背后偷施暗算，本来是可以把我推下悬崖的。”虽然还未明白辛龙生何故要和完颜豪串同了来暗害他，但对辛龙生的恨意已是减了几分，说道：“那你要将我怎样？”

辛龙生道：“我要把你拿去交换我的姑姑！”避开公孙璞的目光，一面进招，一面又和完颜豪说道：“完颜公子，依我之见，还是将他生擒的好。你怕泄漏秘密，大可废了他的武功，让他在黑牢里过这一生。”

完颜豪冷笑道：“怕他泄漏秘密的是你不是我！”

辛龙生冷汗涔涔而下，想道：“不错，这件事情给我师父知道，纵然我没有杀公孙璞，师父也只怕是难以饶我性命！”

完颜豪道：“你想我不泄漏秘密，那就看你是不是真心帮我了。”

辛龙生咬一咬牙，说道：“完颜公子，我当然帮你。但请你答应饶他性命，就照刚才的办法好不好？”

完颜豪不见任天吾来到，心里也有点着慌，说道：“好，看在你给他求情的份上，我就照你的办法做吧。公孙璞，你听见了没有，我们可以饶你性命，你还不束手就擒？”

公孙璞喝道：“有本领的你们尽管将我杀了，公孙璞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岂能向你们这些无耻小人求饶！”

完颜豪冷笑道：“辛龙生，你听见没有？哈哈，无耻小人，你也在内呢！你不杀他，那你就让他杀吧！”

辛龙生心中混乱之极，听了完颜豪的话，把心一横，果然就狠狠的向公孙璞杀去！

公孙璞的“风府穴”刚刚给他点着，虽然仗着精纯的内功，

穴道未给封闭，多少却也受了影响，而完颜豪、辛龙生二人的本领又不过是比他稍逊一筹而已，即使他没给点着穴道，以一敌二，时间一久，也是必将落败无疑，何况现在未能施展原来所有的功力。三十多招过后，公孙璞给他们迫得步步后退，不知不觉又到了悬崖旁边了。公孙璞使了千斤坠的重身法，双足牢牢钉在地上，咬牙苦斗。

悬崖搏斗，凶险非常。完颜豪和辛龙生是面向着悬崖攻来，可进可退；公孙璞则是脚踏悬崖，背心朝外，不能再退半步！此时只要他稍为气馁，一给挤下悬崖，就必将是粉身碎骨无疑。

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何况公孙璞刚给点着“风府穴”，虽然仗着精纯的内功，穴道不至被封，但气血还未曾调匀。斗了一会，不觉气力渐渐不加，汗流如雨，头顶冒出热腾腾的白气。

完颜豪道：“公孙璞，我已经答应了辛少侠饶你性命，你何苦如此不知好歹，还要拼命？拼你决计是拼不过我们了，只怕平白送掉你这条小命！”心里则在想道：“奇怪，为什么任天吾还不来呢？这小子情急拼命，莫要给他当真反噬，拼个两败俱伤，杀了他自己也要多少吃亏了。”

公孙璞“呸”了一声，咬牙苦斗，却不说话。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死，我死了更没人救宫姑娘了。”他以坚强意志竭力支持，双足牢牢钉在地上，仗着有玄铁宝伞护身，一时之间，完颜豪、辛龙生二人竟也不能迫他半步。

任红绡前面带路，宫锦云和奚玉瑾跟在她后面，果然没人发觉，风不吹草不动的出乎她们意料之外的顺利就逃出任家。

逃出了任家之后，最紧要的事情当然是马上去救公孙璞了。

任红绡说道：“我听得他们说，公孙大哥是和辛龙生约好了在这座林子会面的。啊，你瞧，那里似有火光。”

她们跑到公孙璞原来所在的地方，公孙璞早已走了。宫锦云又是吃惊，又是着急，心里想道：“待搜遍这座树林，璞哥只怕已遭他们毒手。”

奚玉瑾侧耳一听，说道：“你们随我来，那边似乎有金铁交鸣

的声音，敢情他们已是在那边动手。”原来她是自小练过梅花针暗器的，听觉特别灵敏。

果然走了一会，金铁交鸣之声听得越发清楚，宫锦云大喜道：“不错，这是兵器打在玄铁宝伞上的声音。”

她们正在向上攀登，忽听得一个人说道：“绡儿，这么晚了，你还和客人出来作什么？”黯淡的月光下，山坡上出现一条黑影，正挡住她们的去路！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任天吾！这霎那间，她们的吃惊可就不用提了。

任红绡定了定神，叫道：“爹爹，他们要害公孙璞，你知道吗？”

任天吾道：“他们是谁？”

任红绡咬了咬牙，说道：“完颜豪和辛龙生！”

任天吾吃了一惊，心道：“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完颜豪是谁了。”却装作不知，说道：“完颜豪又是谁？”

任红绡道：“就是颜豪呀，他是金国的贝子呢。爹爹，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

任天吾哈哈一笑，说道：“哪有此事？你别听人闲话！”

任红绡顿足道：“是我亲耳听见他自己说的！”

奚玉瑾心念一动，想道：“任天吾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便即说道：“任老伯，你让我们上去看看，是真是假，一看便知。”宫锦云道：“是呀，任老伯，你不听见上面有人厮杀的声音吗？”

任天吾又是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说道：“绡儿，颜公子对你这么好，你连他也不相信了么？奚姑娘，你也真是，什么人都可以怀疑，却怎可怀疑自己的丈夫！好，你们先回去，别闹出笑话来。山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会给你们去看。”口中说话，一步步的走近她们。

奚玉瑾、宫锦云变了面色，心知若是不听任天吾的话，任天吾定要用武力拦阻，两人俱是想道：“打是打不过他的，但却怎能就此回去，说不得也只好和他拼一拼了！”

心念未已，忽听得任天吾失声叫道：“绡儿，你干什么？”任

红绡道：“爹爹，你不让我们过去，我马上死在你的面前！”

奚玉瑾回头一看，只见任红绡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刀尖正对着自己的喉咙。

宫锦云叫道：“唉，任姐姐，你可不能为我这样！”奚玉瑾轻轻的拉了她一下，示意叫她不必阻止。

任天吾本来准备走近她们，一抓便把女儿先抓着的，想不到任红绡竟然先发制人，刀尖已对着喉咙，用自己的生命来威胁父亲了。任天吾知道女儿的性子，只怕动一动，她就当真自戕，饶是他本领再高，也不敢去抢女儿的匕首，当下只好说道：“对啦，有话慢慢好说，你这样做，你的宫姐姐心里也是难安，快把匕首放下来吧！”

任红绡道：“你和我一起回去，回到家里，我就把匕首放下来！”

任天吾道：“好，那么你们和我一同回去。”

任红绡道：“不，我跟你回去，你让她们走！”她知道自己若是不应允回家，爹爹定必阻拦，为了要让宫锦云去救公孙璞，只好用这个条件和父亲交换。

任天吾犹疑不决，暗自思量：“她们已经知道了完颜豪的秘密，放走她们，以后我还如何能够在侠义道中混得下去？”接着想道：“这丫头向来任性，我不答应她恐怕当真做了出来。唉，怪只怪她娘死得太早，我宠坏了她。嗯，不如先且骗她回家再说。以完颜豪和辛龙生的本领，二人联手，应该可以收拾得了公孙璞这小子。回家之后，待我把这丫头哄得服帖了，也还可以出来。”

心念未已，忽听得奚玉瑾、宫锦云不约而同地失声惊叫，只见任红绡倒跃出三丈开外，白色的衣裳上一片鲜红！

看见这个情形，奚公二人固然吃惊，做父亲的任天吾更是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叫道：“我答应你啦，别干傻事，快把刀子放下！”

原来任红绡猜着父亲的心思，突然把匕首在胸脯上划开一道伤口，鲜血汨汨流出。她之所以要在自残之际跃开数步，那是为了不让奚玉瑾和宫锦云阻拦。

奚、宫两人失声惊呼，忙向任红绡跑去。任天吾比她们跑得更

快，飞身一掠，抢到了女儿身旁，扶住女儿，出指点了她伤口附近的穴道。这是一种“封穴止血”的急救方法。

奚玉瑾与宫锦云面面相觑，想不到任红绡竟是如此烈性。宫锦云热泪盈眶，说道：“任姐姐，你为我这样，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好！”

任天吾怒目而视，挥手说道：“你们走吧，别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任红绡樱唇微动，吐出微弱的声音，说道：“对，你们快走吧，公孙大哥正在等着你们呢，爹，你别这样胡骂她们，她们对女儿是真正的好，女儿是甘心情愿为她们这样做的。爹，你要怪也只能怪我。”

任红绡伤口剧痛，心里却是十分快乐。她知道父亲非给她救治不可，在她的生命危险未过之前，父亲是决不敢离开她去害公孙璞的了。

公孙璞和完颜豪、辛龙生在悬崖搏斗，不知不觉已是将近半个时辰了。公孙璞仗着宝伞护身，可也已斗得精疲力竭，有如强弩之末了。

完颜豪哈哈笑道：“公孙璞，你不行啦，趁早投降，我还可以饶你性命！”他斗了将近半个时辰，亦是感到胸中气血翻涌，只怕杀了公孙璞，自己也得大病一场。

公孙璞不敢分神说话，咬牙苦斗，激战中有一招使得力不尽心，现出破绽，辛龙生此时亦已是斗得失了理智，他的家传剑法以奇诡狠辣见长，一见有隙可乘，刷的一剑便刺进去，也顾不得是否会伤了公孙璞性命了。

这一剑刚好刺着公孙璞的虎口，完颜豪顺势折扇一敲，打在他受伤的手臂上。当的一声，玄铁宝伞坠地！

完颜豪大喜，脚尖一勾，便要把宝伞踢起，抢到手中。公孙璞却比他还快半步，一脚踏着了玄铁宝伞，长拳捣出，他受伤之后，更是势如疯虎！

近身肉搏，双方都是无从闪避，完颜豪身形一侧，右肩接了一拳。卸去了公孙璞的几分力道，仍是疼痛难当。公孙璞给他折扇锋

利的边缘又在手臂上割开一道伤口，虽然伤上加伤，却是浑如未觉。

完颜豪见他形同拼命，不禁胆怯，叫道：“辛大哥，快料理了他！”

辛龙生重伤了公孙璞，正自有点悔意，但听得完颜豪这么一喝，不禁又糊涂起来，想道：“对，一不做二不休，我和他的仇已经是结定的了，今日若不杀他，我的性命不保，即使他不报仇，我的师父也要杀我。”心念一动，刷的一剑便向他的背心刺去！

奚玉瑾和宫锦云跑上山头，刚好看见这一幕惨烈的厮杀。

宫锦云叫道：“公孙大哥，留心背后！”

奚玉瑾尖声叫道：“龙生，你怎么可以这样！”

她们两人突然出现，公孙璞和辛龙生都是不由得心情激动，但各自的感受却是大不相同了。

公孙璞最记挂的人是宫锦云，一见宫锦云来到，精神陡振，右臂挥拳与完颜豪搏斗，左臂反手便是一掌。

辛龙生看见妻子到来，心里则是不由得又慌又乱。惊惶失措之下，这一剑虽然仍是糊里糊涂地刺了出去，却差点儿，并没刺着公孙璞。

公孙璞那一掌也没有打着辛龙生，但辛龙生受他掌力一震，却是不由自己的要向后退了。他心神慌乱，没有看清地形，刚好是在悬崖旁边向后踏步，一步踏空，登时跌下幽谷！

奚玉瑾呆了一呆，张大了口，好半晌才“啊呀”一声，叫得出来，慌忙跑上去。要知她和辛龙生毕竟乃是夫妻，她固然不愿意丈夫杀了公孙璞，更不忍丈夫送了性命！

完颜豪失了帮手，这一惊非同小可，哪里还敢恋战，慌忙拔步飞逃。

公孙璞脉门被利剑割开，伤口不是很深，但鲜血还在流出。强敌一退，他已是支持不住，坐在地上。

宫锦云道：“璞哥，我来啦，咱们毕竟又见着了。你欢喜吗？”柔声抚慰，一面替他敷上了金创药跟着包扎伤口。

奚玉瑾站在悬崖上俯望幽谷，泪珠儿在眼眶中打滚，想哭却是哭不出来。宫锦云刚才看见辛龙生对公孙璞狠下杀手之时，本是恨不得把他杀掉的，但此际看见奚玉瑾如此伤心，却是十分为她难过了，只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

公孙璞站了起来，走到奚玉瑾身旁，低声说道：“奚姑娘，我不敢求你饶恕，但我并不是有心伤害尊夫。”

奚玉瑾道：“我知道，他是自作孽，不可活。应该求你饶恕的是我。”说了这几句话，珠泪不禁夺眶而出，这才哭得出来。

宫锦云心里想道：“你既然知道，何苦还要为一个不值得你伤心的人这样伤心？”她哪知道奚玉瑾与其说是为丈夫的惨死伤心，毋宁说是更多的为自己伤心。她本是个要强好胜的人，只因一念之差，想做盟主夫人，落得如斯结果！当她说到“自作孽不可活”这句成语之时，固然是在责备丈夫，可也是在责备自己啊！

宫锦云把奚玉瑾从悬岩上拉下来，忽地心中一动，问公孙璞道：“辛、辛大哥跌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见他的叫声？”

公孙璞瞿然一省，说道：“对啦，咱们下去看看，辛大哥内功深厚，说不定并没有丧命。”

奚玉瑾哽咽说道：“他纵然还活在人间，我，我也不愿……”不愿什么，她可是说不出来了。

公孙璞道：“不，辛大哥不能说坏得不可收拾，他刚才本来可以把我推下悬崖的，但他可并没有下此毒手。今日之事，不过是他一念之差而已。要是他受了伤，咱们将他救活，经过这次教训，我相信他会变得好起来的。”

奚玉瑾叹道：“公孙大哥，像你这样忠厚的人，真是世间少见。我，我……唉，那也好吧。我和他总算一场夫妻，他就是死了，我也应该收他骸骨。”

公孙璞敷上了金创药，气力渐渐恢复了些，当下和宫锦云手牵着手，慢慢走下去。

奇怪得很，他们找遍了谷底的每个角落，却没有发现辛龙生。

公孙璞说道：“说不定他伤得不重，已经走了。”

奚玉瑾摇了摇头，说道：“除非他有你爷爷那样绝世内功，否

则从这样高的悬崖上跌下去，岂有不死之理？我看他的尸骸只怕多半是给野兽吃了。”

宫锦云道：“我来了这里半个月，可没听说山上有会吃人的猛兽。”

奚玉瑾凄然说道：“他纵然还活在人间，在我心上也是死了。公孙大哥、锦云妹子，我求你们一事情。”公孙璞道：“请说。”宫锦云道：“你帮我们这样大忙，我都未曾谢你呢。只要我做得到的事情，我都会答应你，何须用到一个‘求’字？”

奚玉瑾抹去脸上的泪痕，说道：“他是自作孽不可活，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我和他毕竟做了一场夫妻，请你们看在我的份上，给他一点面子，别要让他死后受人唾骂。”公孙璞道：“啊，那你是要我们……”宫锦云心思比他灵敏，已经懂得奚玉瑾的意思，不用再问，便即说道：“姐姐放心，我们不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就是。”奚玉瑾道：“说是可以说的，但请你们替他掩饰死因。”原来奚玉瑾是个要强好胜的女子，是以要为丈夫保全名誉，免得自己在他死后也还要受到耻辱。公孙璞道：“我说他是给完颜豪暗算，跌下幽谷死的。”

宫锦云道：“对，这样说最好。要是他还活在人间，更会受人敬重。”

奚玉瑾苦笑道：“他哪还有不死之理？要是他还有一点生还之望，我也不敢求你们替他掩饰了。”

宫锦云黯然良久，心里想道：“奚姐姐虽然用情不专，对辛龙生总是一个好妻子。他死后有知，亦应惭愧。”轻轻地握着奚玉瑾发抖的手掌，说道：“奚姐姐，咱们也该走啦，你上哪儿？”

奚玉瑾只感一片茫然，低声说道：“我不知道。”

宫锦云道：“奚姐姐，你何不和我们一同到金鸡岭去。”

公孙璞道：“对，我正是要到金鸡岭禀报军情的。你和我们一道去，那是最好不过了。珮瑛姐姐，也在金鸡岭上。”他是因为知道奚玉瑾和韩珮瑛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才这样说的。

哪知他不提韩珮瑛还好，提起了韩珮瑛，却是不由得奚玉瑾不又起伤心了。奚玉瑾想起了谷啸风来，心中阵阵绞痛，想道：“我